

最近,你有读书吗?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有关读书的新闻又多了起来。4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6本。与2014年相比,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略有上升。数据同时显示,微信阅读增长显著,有51.9%的成年国民在2015年进行过微信阅读。你还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吗?数字化阅读和纸质阅读,你更倾向哪一个呢?

国人日均手机阅读首次超过1小时 微信阅读人数过半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18日在京公布了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6本。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4.0%,较2014年上升了5.9个百分点,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6%,较2014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的58.0%上升了0.4个百分点;报纸阅读率为45.7%,较2014年的55.1%下降了9.4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34.6%,较2014年的40.3%下降了5.7个百分点。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的接触率为64.0%,较2014年的58.1%上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接触率上升最快。2015年,60.0%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4年的51.8%上升了8.2个百分点。

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对微信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有51.9%的成年国民在2015年进行过微信阅读,较2014年的34.4%上升了17.5个百分点。在手机阅读接触者中,超过八成的人(87.4%)进行过微信阅读。

未来手机或者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会不会取代纸质图书?"我个人觉得不会。从数字阅读的发展趋势来看,电子阅读器经过2011年至2013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发展速度已经放慢。从美国的情况看,今年电子书销量的增速已经低于纸质图书的增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说,从这次统计来看,有数字化阅读行为的成年人中近九成为49周岁以下人群,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近六成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

(来源:人民日报)

大数据反映国民十年阅读变迁

4月16日,图书电商当当在其"第十届网络书香节文化论坛"发布"书香十年·当当国民图书消费报告",从地域、性别、年龄、数字阅读等不同维度全景扫描十年图书消费大数据,反映国民十年阅读变迁。

当当是中国最大的图书电商,占全国图书市场30%左右的份额,在当当买书的用户累计超过1亿人,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当所发布的这份图书消费报告,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对用户的购买数据进行精准分析,从而了解消费者的阅读习惯、阅读偏好。

北上广购买力最强 河南图书购买力提速最快

从地域上看,2006—2015年,北京、广东、上海是我国图书消费的最强省份(直辖市),十年稳居图书购买力前三名;江苏、山东两个文化大省则步步紧追。

值得注意的是,十年间国民阅读鸿沟逐年收窄,全民图书消费相对均衡。北上广图书消费占比从2006年的66%下降至2015年的42%。而十年整体排名后半段的省份图书消费占比从2006年的6.3%提升至2015年的10.9%。

河南省是图书购买力提速最快的黑马,十年来第一人口大省的消费力得到快速释放;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内陆区域,起点虽低,但进步神速。

在省份的维度之外,当当还从城市、区县的维度把视野聚焦到十年书香50城、50区和30县。在十年书香50城中,广东包揽冠、亚军;武汉、成都、南京、杭州、西安、长沙、郑州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书香不减;十年书香50区,北京的朝阳区、海淀区和西城区揽下前三名;十年书香30县,成都双流摘得头牌;浙江县域经济领跑全国,文化下沉和经济下沉相辅相成,全国书香30县1/3花落浙江。

女性大步占领阅读高地 男性阅读还需加倍努力

从性别上看,男女图书消费比例2006年基本持平为1∶1,10年间差距悄然拉开,到2015年,女性的图书消费量已经是男性的1.5倍。分析销量差距背后的原因,也许女性更习惯从书本中获得知识,男性喜欢实践出真知。此外女性更操心子女教育,购买了大量童书和中小学教辅。不过除去童书和教辅,2015年男女图书消费比依然为1∶1.3,差距不容忽视。

代际间购书量呈数量级差异 阅读口味刻有身份印记

从年龄上看,过去十年80后的图书消费量是90后的54倍,70后的9倍,60后的169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年龄段不阅读。因不同年代的主流阅读路径存有差异。"陈立均表示。

在阅读口味上,代际间差异显现,刻有不同年龄段的身份印记。90后考试类书籍占比最高,考试书籍消费较高;而80后童书消费占比最高,购买成功/励志书籍的也不少;70后事业处于黄金时期,除了操心子女学习,偏爱管理、小说、外语类书籍;60后回归健康,养生/保健、医学书籍爱不释手。

除此之外,童书作为当当图书销售占比最大的品类十年持续领跑,童书市场空前释放,以每年4亿~5亿元的码洋递增。北京、广东、江苏10年童书购书量排名前三;山东童书消费占比最高,是最关注儿童阅读的省份;在10年童书购买量城市排行榜中,深圳排名第一,反超整体购书量排名第一的广州。

数字书和纸书相辅相成 从低成本向品质化进阶

当下,纸质图书受到了数字书的冲击,当当的数据显示5年来,数字书复合增长率354%,2015年当当读书电子书的下载量过亿册,借阅量过千万,APP累计用户近两千万。

目前,当当读书APP每天人均打开使用近10次,平均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这说明在整体趋势上,全民阅读从低成本向品质化进发,由碎片阅读向深度阅读转变。

数字书的高速发展是否会挤压纸书市场?陈立均回答道:"目前当当数字书和纸书的发展相辅相成,未来5年看不到替代趋势。电子书比纸书进阶的地方在于,数字阅读可以记录用户的阅读场景,阅读时长,也更有利于充分互动。依靠这些海量的数据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更全面地洞察用户阅读需求。"

(来源:光明日报)

碎片化时代,如何做到深度阅读

一部智能手机在手,我们的时间就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每天五彩斑驳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让我们无所适从,不知如何选择;我们的耐心越来越少,我们总是被标题吸引,打开正文后匆匆两眼又马上关掉;每天翻新的网络热点,无外乎性、谎言、奇闻和窥探,到第二天就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幻想在一篇网文中寻找"干货",希望发财致富、人生辉煌的不传之秘能被一二三四五和盘托出,没想到只是又一次被骗了点击;我们总是在找更多的资源,搜索、下载、囤积然后闲置,错把硬盘当成自己的大脑……

我经常在想,我们生活在一个肤浅的时代,人们普遍缺失了一样东西:深度。

而且,这个时代肤浅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就拿阅读来说,有两个新变化是我在近两年才发现的:一个是知乎答案里面,各种"装饰性图片"变得很常见,这种图片并没有传达什么实质性的信息,比如文章里面插一张萌宠动物的表情、插一张暴走漫画的表情,或者插一张有着离奇台词的影视截图,一篇答案里面这种图片能插上五六张,文字倒没这么长。

另一个例子是,有些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喜好用居中对齐这种文字排版。以前我们看的文字,都是左对齐的,我们的注视点也是从左至右的那么走。而居中对齐使我们的注视点都在中间,两边的文字就用余光扫一下。以前我们的阅读是看书,现在我们的阅读是刷屏,而且是嗖嗖嗖刷。

我想,既然大多数人都这么做,那么我就有必要站出来,唱唱反调。我的意见就是要深度阅读。我初步归纳了五个方面:

一 阅读的姿态

深度阅读的姿态,就是尽可能让自己沉浸进去,把手机放远一点,躲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安安静静看书。智能手机是苹果公司的伟大发明,但这个东西实在太好了,好到了有点坏,这就是物极必反。所以你在阅读的时候,尽量要排除这种干扰,把手机切到飞行模式,让它变成一块砖头。你沉浸到书里面去,进入心流状态,保护你的心流,不要让它被随意打断。

二 阅读的选择

有一次我去我家附近的杭州西湖区图书馆,找心理学的书架,可是一眼看过去,没有几本书是可以看的,都是什么江湖心理学、伪心理学、心灵鸡汤。

所以阅读的选择很重要。对于深度阅读者来说,畅销书要警惕。畅销书里面当然有很好的书,但也有很水的。我把很水的畅销书分为美式畅销书、日式畅销书和中式畅销书。美式畅销书就是本来一页纸能说清楚的道理,填充了很多案例硬生生撑起一本书。日式畅销书不是讲道理,而是从一个点出发,快速繁殖,生造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概念,比如做某某事的n种方法,但每一种讲得都不透彻。还有一种中式畅销书,不是讲道理的,也不是讲方法、概念,而是讲情怀,把你的心灵扰动起来,给了你一些慰藉,就成功了。

不是说这类畅销书不好,但对一个深度学习者来说,这点低密度的营养还远远不够,而且可能有些不是营养是反式脂肪酸。举例来说,"一万小时理论"经过畅销书的渲染在国内变得尽人皆知,甚至被奉为金科玉律。可是畅销书里讲这个理论,只是二手解读。我曾专门查过相关的英文论文,发现这个理论在学术界争议不少,有些论文里就说,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有些人只要3000个小时就能成为顶级的音乐家或者棋手,所以一万小时这个数字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一个深度学习者的阅读选择。他要去读那些思想源头、知识源头的东西,读第一手材料,不要读来读去都读那些二手贩卖的东西。这种精神就是"采铜于山",也就是我的网名的来源。所以,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建议给大家:想想你手头的这本书是作者一手的东西,还是二手的东西,这对你们甄别好书很有帮助。

三 阅读的定力

我家里的藏书,不算多,也就五六个书架,其中一整个书架是我的核心书架,这里面的书都围绕着"学习、思维、创新方法"这个大主题。买别的方面的书,比如科学、文学、管理学这些方面的书,我是很慎重的,精挑细选,但是那个大主题下的书,我的标准反倒会放宽,就是凡事相关的书,我都尽量买来。也就是说,对于我最关心的那个阅读主题,我是不惜代价的,我需要信息上的穷举,没有遗漏。

在核心书架之外呢,其他的书也大多与这个主题相关,只是没有直接相关而已。比如,科学家的传记,虽然这个传记本身不是为了探究思维方法的,但从传记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科学家思维方法上的蛛丝马迹。可能一本书里只是找到了一个点,但对我就非常有用。类似的还有作家的访谈录,哲学类的作品,还有建筑学家、导演、人类学家等的思想或者经历,都是我的资源和素材。



所以,在我家7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挤了五六个书架,而这些书架里的书,也大都与我最关心的那个主题有关。这就是阅读的定力。我一般不会去看别人的推荐书单,也不会去在意畅销书榜,因为我很清楚,我需要什么样的书,社会上流行的阅读风尚是与我无关的。

熊十力先生曾有一个著名的"海上逐臭"比喻,他在《戒诸生》一文中写道:"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时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辙,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四 阅读的野心

什么是阅读的野心呢?就是不要用仰视的心态去看书,而是应该平视,在阅读时,你既要能看到这本书的优点,又能看到缺点,并在此基础上,想想你是否有可能超过作者,写得比他还好。这就是你可以有的野心。

我当初之所以设定"学习、思维、创新"这个大主题,其中一个促发因素是看了刘未鹏老师的博客,我想这个程序员太厉害了,写的有关心理学的东西比国内绝大多数的心理学者写的东西都有价值。然后我就很惭愧,心想我能不能也研究这个方面,而且我一定要做得更好。后来刘未鹏老师的博客集结成书,也就是《暗时间》,我看了之后就想,我以后写书,一定要超过《暗时间》,不然我的这本书就没有意义,没有存在的价值。

有了这个野心以后,我在阅读时就更加挑剔,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别人写的东西,去寻找更深层更源头的信息。当然我现在写的东西还不敢说超过了刘未鹏老师,但我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五 阅读的抵达

不要把阅读当作一个孤立的事物来看,就阅读谈阅读没什么意思,我们要放在生活以及人生的大背景下,去阅读。

阅读有许多的功用,有消遣娱乐的功用,有赚钱的功用,有满足单纯的求知乐趣的功用。但最重要的功用我觉得是改变,就是阅读是否对我们的生活、人生带来了改变。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阅读就抵达了。

所以阅读,绝不仅仅发生在把书打开又把书合上这两个动作之间的时间段,这只是阅读活动中最表层的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书里读到的那些精华,我们是否用行动把它转化为属于自己的价值,我们的智慧是否得以增加,我们解决生活现实问题的能力是否提高了,我们的心态是否可以更加平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否得到了改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阅读中收获的东西。

其实这种追求改变的诉求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的阅读,牵引着我们的阅读走向纵深。因为很显然的,我们要改变,必然要对我们读的文本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更多的问题,更加主动和迫切,这些都会让我们阅读得更深入。

有些阅读是速食型的,它在短时间内赐予我们愉悦或者给我们以慰藉,但时间稍长一点后它的作用就消失了。而作为一个深度阅读者来说,他需要更多的能沉淀下来的东西,需要能给他生活带来长期改变的东西,并且有勇气促成这种改变。

希望我们都能抵达。

(本文编辑整理自崔翔宇2016年1月9日在苏州慢书房的演讲,内容已由演讲者审阅) (来源:新华日报)

不负阅读的「黄金时代」

当今社会,似乎弥漫着一股"阅读的焦虑"——

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常常被拿出来对比:以色列人均每年阅读纸质书64本,而中国只有不到5本;"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读书"等恨铁不成钢的质问时常见诸报刊;还有随着互联网及数字化阅读的兴起而备受质疑的"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娱乐化阅读"常常成为报刊讨论的话题……

(一)

我们都希望自己所处的是一个阅读的"黄金时代"。何谓阅读的"黄金时代"?在我看来,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标准:有足够多的人读书,有足够多的书可读,有足够便捷的流通渠道。

我们正处在平均阅读能力最强的历史时期——这种阅读能力,来自识字率以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追溯往昔,阅读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是作为文人士大夫的精英阶层才具备的技能。而今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全民阅读才真正成为可能。近年来,我国的阅读率在不断增长。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5年,成人图书阅读率由52.3%增长到了58%以上,数字化阅读率由32.8%增长到了64%;未成年人的阅读率更高,增幅也更明显。

我国出版物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不仅包括各门类的原创图书,也有大量翻译作品甚至原版外文书籍。在19世纪末商务印书馆等现代出版业诞生,以及上世纪80年代国门再度开启时,曾两度掀起译介外国书籍的高潮,但那时的译介主要局限于最受关注的一些领域,远远不及当今的丰富、全面、及时。电子书的数量同样超过了其他国家——这不仅来源于浩如烟海的传统书籍的数字化,互联网也极大降低了出版门槛,催生了更多丰富内容。

更重要的是,人与书的距离被前所未有地缩短了。网上书城的发展,使购书变得极为便捷;电子书的诞生,让书更便于阅读,同时也降低了书籍成本;网络上关于读书的信息层出不穷,不断向感兴趣的受众进行轰炸。连在严冬中煎熬已久的实体书店也开始呈现回暖迹象。城市中的24小时书店增多,今年初,当当网、中信出版集团相继宣布将开办上千家书店。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而兴起的各种读书节、自助图书馆、图书漂流点及农家书屋等,也使生活中飘满书香。

当然,阅读的"黄金时代"是相对而言的,在不同文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标准。总的说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阅读的主体、客体以及二者的连接渠道都产生了质的飞跃的时代,都可以称之为阅读的"黄金时代"。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二)

历史上阅读的"黄金时代",往往需要新技术带来的书籍成本降低、思想文化繁荣以及社会对外开放。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册"与"典"的存在。孔子可谓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韦编三绝"的成语是对他最形象的写照,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骄傲的一页。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等遗址出土的西汉纸,以实物证实了远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就已出现了纸张的使用。而蔡伦的发明标志着造纸术的成熟,纸张变得普及,最终取代了木牍、竹简、缣等载体,带来了书籍的伟大革命。专门抄书的"佣书"人出现,据《后汉书》记载,班超就曾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洛阳纸贵"的成语也应时诞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畅销书的记载。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宋代出版业空前繁荣,第一次造就了信息大众传播的契机;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老师的功能,教育重心下移,使大量的寒门士子有了学而优则可出入庙堂的机会。读书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有财力者聚书满屋,一般士人也纷纷购书,甚至不惜为买书而举债。北宋时国家设立了多级的藏书机构,并定期举办长达数月的"曝书会",词臣学士都可以去观摩皇家藏书,颇似于今天的读书节。

当然,阅读的兴盛不仅是技术之功,更是社会开放与思想交流之利。汉时张骞通西域,文化交流随之活跃;唐代的民族融合与对外开放,更堪称封建王朝之最。开放与交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西汉和盛唐打下的基础,在其后的东汉与宋朝酝酿成熟,结出了阅读的硕果。

再看今天,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与交流的密度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互联网及数字化媒介的普及,使知识与信息进一步下移,覆盖到最广大的群体,阅读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一块块移动电子屏,让书籍触手可及,极大地拓展了阅读的时间与空间。不同载体的书成为随时可"映入你视野的信息流",也成为你"思考、写作、改变、分享"的持续流动平台。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的交换频率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三)

也有很多人担忧新技术正在让阅读变得浅表化、碎片化,或是挤占了读书的时间。这样的担心当然不无道理。早在互联网技术诞生之初,关于"书的末日"的话题,技术至上主义者和文化复古主义者就开始争论不休了;甚至更早,广播电视发明时,对人们不再读书的担忧就已经产生。

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或许正如艾柯在《书的未来》中所说:人们总是容易产生"一种对新技术成就将杀死我们认定的珍贵而有益之事的恐惧"。在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物简单地杀死另一物的事例,当然,新发明总是让旧事物发生深刻的变化。

调查显示,数字时代依然有相当比重的读者不太认可"数字阅读会取代纸质阅读";虽然资讯需求提升明显,但知识需求依然是第一需求,思想需求和审美需求也并未减弱。

"读屏"并不一定就是浅阅读,捧一本纸质书也未必就是深阅读。用手机看《红楼梦》和阅读纸质版的《鬼吹灯》,"深浅"不言自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通过电子屏幕获取知识的一代,知识面、思想深度或创造能力会低于阅读纸质书的一代。数字阅读容量大、呈现方式多元、方便进行超链接,或许更能激发人的求知欲和创造欲。

更何况,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读屏"所占用的时间,大多原本也不是进行严肃阅读的时间——比如拥挤的地铁上、排队时、等餐间隙……换言之,大部分的"读屏"是一种阅读的"增量",并没有过多影响原本纸质书阅读的"存量"。调查显示,人均纸本书阅读量并没有因为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而下降,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定程度的"碎片化"阅读几乎不可避免。而通过对碎片信息的筛选去抵达进一步的深阅读,形成一个泛阅读与精阅读相结合的体系也越来越流行。如"读首诗再睡觉""罗辑思维""甲骨文"等微信公众号,将阅读内容进行细分,精准定位目标读者,将特定领域最精华的部分挑选出来进行推送。在此基础上,一个个阅读社群、书友会建立起来,原本不相干的人被联系在一起,读者间的交流增多,即使身处偏远地区也能够参与其中,资源共享。

鉴于此,我们应该有信心说,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最好的阅读时代。即使在标准更严格的人们看来,我们离阅读的"黄金时代"仍有差距,至少也已将一只脚踏在了它的门槛上。

因此,我们与其忧虑浮躁功利之风,不如积极调整自身的阅读习惯,更好地利用新技术与环境的优势,优化阅读的效率,而避免其不利影响。如: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常备电子书,充分利用零碎的时间;提高通过网络获取和筛选信息的能力,让知识的碎片连成整体,将泛化的阅读导向精深;利用互联网平台便捷的优势,增强与其他读者包括作者的思想交流,扩大阅读的成效,等等。而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则要努力创造更好的阅读条件,如为全民阅读立法,让每一个人都享有阅读的权利;鼓励作家不懈追求从"高原"到"高峰";引导出版业从"量"变到更重视"质"变,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满足不同的读书选择。

书卷多情似故人。让读书成为我们不离不弃的生活方式,陪伴终身。如此,我们才不负这个时代。 (来源:人民日报)